



## 人生的鲍鱼

(新加坡)尤今

一上车,我便暗暗吃了一惊。这名私召车司机,长得熊腰虎背,两条粗粗壮壮裸露着的手臂,文了五彩斑斓的图案。左臂文的是一条龙,神气活现,有冲天的气势;右臂文的也是一条龙,张牙舞爪,有令人望而生畏的煞气和戾气。刚一坐定,他便对我说道:“你是否允许我根据路况选择要走的道路呢?请你放心,一定会准时把你送往机场的。”

我看着他手臂上的两条飞龙,忐忑地应道:“你可别飙车呀!”

“哈哈,安全第一,绝不超速,请你放心!”他笑嘻嘻地说。

连说两次“请你放心”,加上豪爽的笑声,多少冲淡了我心里的不安。

“昨天,我载一个客人到机场。一上车,她便要我听她的指示,天知道哪条路在哪个时段堵车堵得厉害呀!我建议走另一条路,距离较远,但却顺畅无阻,可她坚持不肯。结果呢,大塞车,误了班机。”他侃侃地说道:“有些客人,疑神疑鬼,老是担心司机会在车资上占便宜,然而,私召车并不是按计程表收费的,出车前,车费早就已经定下了,倘若我走冤枉路,不但浪费时间,也耗费汽油,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对不起自己啊!所以呢,为了自个儿的利益,我一定会以最快捷、最省时的方式把客人送到目的地的!”

这人,说话可真有趣啊!我莞尔,继而问道:“你是全职司机吗?”

“不不不,我做生意,下午这段时间,生意较为清淡,与其在店里发呆,不如出来载载客人聊聊天,又可赚点零花钱。”

“你做什么生意呀?”我又问。

“我开宠物店,卖小猫小狗小兔仓鼠乌龟,也兼卖宠物饲料。偶尔有人要求,我也会到私人住宅为住客维修或清洗锦鲤鱼池。此外,我也和几个朋友合股经营出入口贸易。”

“哇,一身兼多职,别人的饭碗都被你抢光了呀!”我笑。

“只要用心经营,谁都抢不走谁的饭碗!”他正色地说:“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,有机会读书时却无心向学,坐失良机。后来,走上歪路,还领头带坏了一帮人,造孽啊!父母屡劝不听。十余年前,母亲饮恨黄泉,才短短一个月,父亲也走了。在葬礼上,亲友在背地里议论,说我的父母亲都是被我活活气死的,这些话,把我的心搞得稀烂,让我痛彻心扉。我如果再不回头路,以后死了也没脸去见他们啊!我破釜沉舟,像蛇蜕皮一样,把那层坏皮彻彻底底地蜕掉了。”顿了顿,又说:“在新加坡呀,只要有一双手,是绝对饿不死的。如果这双手肯做得比别人多一点,别人吃咸鱼,你还有可能吃上鲍鱼呢!”

是的,是的,回头是岸。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,只要你放弃自己,社会也绝对不会摒弃你的。饶具意义的是,他手臂上的那两条龙,正好代表了他人生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——终于,邪不胜正,他大获全胜。

到了机场,他帮我把行李放到推车上,心情亮丽地说:“我今晚还得再到机场来呢!”

“又载客人来啊?”“不是啦,我要乘搭11点的班机,到日本去度假一周。”

这个一心想要吃鲍鱼的人,终于吃上了人生的鲍鱼。

朋友昨晚给我发来一张照片,是夕阳下的稻田。我马上问,是京西水稻吗?她问,你怎么知道的?我告诉她,本人从小在农村长大,对于小麦、玉米、水稻、棉花、大豆再熟悉不过了。而且,我还知道,这京西水稻也叫皇家贡米,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。朋友说,没错,这种种就是乾隆下江南带回北京的。

## 夕阳下的稻田

红孩

想来我已经十几年来没有见到水稻了。在北京郊区,每年三月,开始插秧苗,等到了六月中旬,也就是小麦收割后,就要插水稻。我在这个季节工作的时候,到了下个季节,每天都要到各生产大队去统计进度,然后当晚编辑夏战报。为什么是战报而不是简报呢?这是由于,从六月初到六月底,这二十几天既要收割小麦,还要平地插秧,在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年代,劳动强度相当大。更为关键的是,这期间还是雨季。如果在六月初下几天大雨,那农作物的苦累就大了。有些麦子不堪雨水浸泡,还会烂热发芽,那样就只能颗粒无收。所以,北京郊区向来有龙口夺粮的说法。

水稻不插七月秧。这是铁律,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触碰这个红线。水稻插秧一旦过了七月,生长周期不足,特别是到了立秋后,天气转凉,日照温

度低,稻谷就不再生长了。因此,插秧是按天时计算的。我不止一次赶上插秧会战,各村的干部社员,甚至是老人孩子集体出动,常常要干到半夜。我在七八岁时,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到育秧田里拔秧苗。等到我十八九岁,到乡中,胳膊上戴着套袖,也加入到劳动大军中。不管将来如何,现在,我既然来到田间,只能毫不犹豫地马上拿起镰刀,否则,就是脱离群众,脱离这个家族,就是羊群里出骆驼,会被人嫌弃,说三道四。那一天,我弯腰割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,等到天擦黑了,才收工。望着那一片片割过的稻茬,闻着那田野中特有的清香,我觉得我瞬间长大了,腰杆也直了。

然而,第二天一早,万没有想到的是,我怎么也起不来了。双腿生疼,尤其是胯骨,更是不敢动弹。母亲见我如此狼狈,苦笑说:给咱家里干活都没出过这么大力气,你那未来的丈母娘纯粹是累傻小子呢。我说,妈耶,您就别拿您儿子开心了。我都疼死了!

我工作的乡政府隶属于双桥农场,我们那个农场的农业科技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,许多小麦、水稻品种都是自己研发的。如京双16、京双278,这种品种的麦种、稻种种出的小麦、水稻不仅高产,而且口感非常好。记得我在农场工作时,许多村庄的亩产就已经达到吨粮或准吨粮田。这比全国平均水平要提前十几年呢!

1993年初,我告别了工作六年的农场,调到京城从事媒体工作。这样,就很少再关注当地农业的发展了。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农场连同周边的乡政府,纷纷把原来的土地腾退,建了大量的绿地公园,也有一部分土地搞起了房地产。对此,我母亲和很多当地农民想不通,说这大片的土地都种了树盖了大楼,那今后老百姓吃什么呀!我理解母亲们的担忧,他们从旧社会走过来,特别是经历过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,对粮食他们都非常的敏感。我对母亲说,对土地进行流转,国家自有国家的总体打算,您只管把您的日子过得舒服就行了。

前几年,到北京郊区的顺义、昌平、密云,还可以勉强看到成片的麦田、

### 幼年开学

幼年开学,私塾老师点给我读《三字经》上四句话:“扬名声,显父母,光于前,垂于后”。要求未免太高了,做不到的。不丢父母的脸就不错。如今活到九十六,没给父母丢脸,我的心已经够平静了。

不过我的初中同学盛峻峰(草婴)、鲁平他们却真做到这一点。是可以做到的,我做不到就是了。

### 旧俄电影

敌伪时期,曾在天蟾舞台看到俄国侨民从俄国带来的旧俄电影,水平不错,任溶溶、官廷故事,惜内容记不起了。抗战结束后,俄国侨民纷纷赴美,这些电影拷贝一定给带到美国去了。

又回想有一次在先施公司屋顶游艺场看到美国著名滑稽演员罗克的《特别快车》,就是罗克爬到大钟钟面上的那一出,可见有些电影拷贝还在民间,一定要设法抢救才好!

### 一个小鬼

我在新四军时,收容了一个孩子,他就当了我们的

小鬼,小鬼就是小勤务兵。他给我们从厨房打饭送来,每顿饭有块大肉,多是肥肉,我不吃肥肉,就给他吃,他对我特别好。

有一天这孩子的家人找上门来,说这孩子私自跑掉,要把他领回去。这孩子不肯走,说在家饭也吃不饱,在这里饭吃饱了,又干革命,这有多好!不肯回去。

这孩子坚决不走,他家人没办法,只好叫他别闹,就让他留下了。

他在部队帮我的忙,我编《抗敌报》,帮部队布置俱乐部,这小鬼帮了我许多忙。他还跟战士们一起学习。我后来离开了部队,这孩子后来一定成大器,成为一个很好的新四军战士。

玉米,现在什么庄稼也看不到了。许多路边的农家乐贩卖的柴鸡蛋、老玉米、烤红薯,那些都是从别处采购来的。至于炊烟缭绕的画境怎么也看不到了。按照国家政策,北京郊区全部实行煤改电、柴改电,乡愁,这个沉重的名字,每当想起,我都恨不得有扑进稻田大哭一场的冲动。也许,我的心太软弱了。这个软弱,我真的很需要。

小何老师,大名何挺,是我们老年大学国画班的老师,年龄不详,据说是上师大美术学院的研究。看样子估计是90后。一个90后,来教40、50后,还能教得这样人人叫好、服服帖帖,并非易事。现在,班里同学要选他为优秀教师,我很同意。

## 小何老师

我是两年多前“师从”何挺老师开始学画的。第一次迈入山水画班,只见教师席已站有一人,这么年轻!浓眉,方脸,一头秀发。我心里就犯嘀咕:能教得好么?

上课铃响了,教室里顿时安静。小何老师几句开场白后,即入主题。原来绘画是这样教的:老师在教室里侧工作台上边画边讲,投影仪把画面打到黑板上,大家看。是啊,绘画最重要的是示范,看老师怎么提笔,怎么落笔,学员模仿,所以有“依样画葫芦”一说。老师调好了墨笔,抚平了纸,平心静气、不慌不忙地将淡墨笔尖伸向宣纸的中央,一棵树,竟然是从中间的树杈杈画起的!哇,无从想象!老师好像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,淡淡道:画树可以从任何地方起笔,但我习惯从中间开始。从此,我画所有的树,都从中间起笔。“师从”嘛!

这位小树老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没有耳提面命,没有唯我独尊,也不强词夺理,小何老师一贯的平等待人,与学员诚恳对话,面对这些零基础的老年学员,问出来的一些问题,不管多“傻”,总是认真回答,不带一丝嘲嘲的意味,也从来没有不耐烦。

何老师画艺精湛。中国老祖宗发明的这支毛笔,简直就是他身体的一个部分,堪称已臻“笔人合一”的境界。笔到心到,扭几扭,一块奇石就显现了;涂两道,树干便凹凸有致,枯藤老树,历历在目。“双钩”“皴擦”“淡墨渲染”,便是这些术语就很美;“注意前实后虚”“要留白不要涂满”“大小高低疏密,错落有致”,原来绘画也充满着哲理,包含着东西方智慧。

何老师话不多,大多数时间不苟言笑。当然,也有谈笑风生的时候。他点评学生习作,“这几笔画得太快了”“画这幅画时心不够静”。那天他说某幅画用的是“宿墨”：“隔夜之墨不要用了,没有必要这么省”,我与邻座嘀咕一句:“这也看得出来?”何老师居然听见了:“哈哈是啊,只有高人看得出来!”他笑得一脸灿烂,年轻无“皱”的脸上焕发着青春的光芒。



养心图 (木刻) 沈雪江

有一座浦东新舞台,而在浦东当地生活了二三十年的都知道它曾经的另外一个名字——浦东文化馆,这是一个坐落于传统社区与陆家嘴金融区交界处的一家剧院,原先是一家普通的文化馆,如今的剧院设施经过改造,观剧体验已经大大提升了,但如果不是6年前一次非常特殊的观剧体验,或许对

## 每个剧场都会有独特的灵魂

张文军

于这家剧院还不会有那么特别的印象。那次,在新舞台上演的是江苏省昆剧院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编剧是台湾著名戏曲学者曾义,他被称为是台湾的昆曲教父,主演是省昆的两位一级演员龚隰雷和钱振荣。昆曲被称为梨园兰花,其特有的“水磨调”和曲牌体,可谓是中国戏曲中的象牙塔,这种极致的舞台艺术在一座类似社区的剧场中上演,不得不说不是一种奇特的混搭风格。当晚走进剧场大厅,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宛如集市般的热浪,排队进场的学生观众、携老带幼的家庭组合,还有呼朋唤友的好友团,嘻笑声、招呼声混成一股世间的交响曲,这与

昆曲幽幽的“水磨调”是完全不同的调性。刚进剧场,是一种强烈的不安,担心这样的环境是否能给昆曲一个合适的空间。但是当开场铃响起,观众席顿时由“集市”转为“殿堂”,或许是梁祝的故事早已是深藏在中国观众内心的一种记忆,观众很快进戏,投入到梁祝化蝶的悲情故事中,沉浸昆曲梁祝所营造的氛围中,而这种快速的转化,也就是在像浦东新舞台这样的剧场中,才能体验到,这种独特的“社戏”氛围,也是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久违的感受。

当然,随着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,观众们对美好的追求也呈现出更丰富的需要,本次国际艺术节,在浦东,有浦东新舞台,还有在惠南的群星剧场,在周浦的镇文化中心,它们上演着来自英国、俄罗斯等国外艺术家的精彩表演,或许,这也是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不可或缺的烟火气。

## 十日谈

身边的艺术节 责编:杨晓晖

不知不觉间,和艺术节已经共同走过了十多年的日子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